

國立台灣體育學院圖書館剪輯資料

分類 體育評論 來源 民生報 日期 751029 版面 三版

賭風，大家樂與愛國獎券

·文崇一·

愛國獎券發行了幾十年，這幾年忽然有了「大家樂」，不知道究竟是跟人民的智力有關，還是跟社會經濟環境有關？在我們看來，跟社會經濟環境似乎有較大關聯。賭博是需要錢的，沒有錢，就賭不起來。即使有再大的賭癮，也是枉然。我們通常形容賭博的人會傾家蕩產，還是因為有家產可為賭注，否則，何來「孤注一擲」？這種情形也不是從現在始，而是古已有之，戰國策說：「臨淄甚富而實，其民無不吹笙鼓瑟，擊筑彈琴，鬥雞走犬，六博蹋鞠」（齊策一）。臨淄是當時的大都市，居民非常富有，所以遊戲賭博都很流行。顯然前四種是音樂，後四種是遊戲或賭博。大概也沒有人出面禁止吧。

人民要賭的話，什麼都可以賭，以前連齊國來說，鬥雞、走犬、六博（下棋）、蹋鞠（打球），固可以做為遊樂方式，也可以做為賭博的工具，就像今天我們玩橋牌、打電動玩具一樣。現在世界各地，什麼樣的賭博都有，賽馬、賽狗、賽車、賽球，以及各種各樣的賭具如輪盤、橋牌、牌九、麻將之類，都可以大快賭癮，真是抓不勝抓。台灣是厲行嚴格的禁賭，但私賭從來沒有斷絕過。現在因愛國獎券引發的「大家樂」，而使賭博表面化，只是把潛在危機抖出來了而已。報紙上說，已經有人不耐煩十天賭一次愛國獎券的兩個號碼，而隨時隨地在賭，有人賭車牌號碼，有人賭飛車，有人賭兩條狗廝殺，也許還有些別的賭法，只是我們不知道。

其實，一個亞運、奧運金牌，一場世界級的網球、高爾夫球賽，一次重量級拳賽，動輒贏取數十萬或數萬美金，又何嘗不是一種變相的賭博？只是所用工具不同，所代表的意義有差別而已。嚴格的說，我們也很難解釋。

愛國獎券確是一種政府做莊家的「賭博」，固然已助長了大家樂，更面臨「我雖不敵伯仁」的窘境。為今之計，我們認為，似乎該首先停售愛國獎券，再做嚴取締大家樂及類似的賭博行為，以觀後效。至於因牽涉到的獎券販賣人職業，社會福利獎券諸問題，俟後再討論，不必糾纏在一起，否則，將永遠得不到一個有利無弊的解決辦法。

